

穆利琴 晋学新译

被追杀的女人

情节惊险离奇

人物神秘莫测

广西民族出版社

73467

被 追 杀 的 女 人

穆利琴 晋学新 译

广 西 民 族 出 版 社

DP79/09

内 容 简 介

被 追 杀 的 女 人

作为私人侦探的我，因一直无活干而贫穷潦倒。某天偶然收到了一个错拨的、莫名其妙的电话，从此被卷进了一场凶杀案。神秘的凶手已接二连三地杀了三名妓女，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凶手要追杀的最后一个妓女名叫玛吉。为了保护玛吉，我不顾个人安危，身临险境，与凶手进行了一场殊死的搏斗，最后成功地拯救了玛吉，也弄清了妓女们被追杀的真正原委。

被 追 杀 的 女 人

穆利琴 晋学新 译

☆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大新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7.9印张 170千字

1988年6月第一版 1988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500 册

ISBN 7—5363—0335—1 / I·77

定价： 1.95元

被追杀的女人

(日)井上淳 著

1

短暂而炎热的盛夏。

从密执安的湖面吹来的风里，蕴含着炙人的热气，温度计的水银柱一个劲地上升，伊利诺依州的供电系统已陷入危机。

仅八月底一个星期内，因酷暑而死亡的就有六人。梅里安街的超级市场上，热死的婴儿被丢弃在停车场的福特汽车里任由烈日烘烤着。韦斯特蒙特地区的高层公寓里，残废的老人搂抱着损坏的空调机已干瘪了。

在这场意想不到的灾难里，人们遭受到了空前打击，疲惫不堪。

我就象芝加哥城一样，处于最坏的状态之中。

不过，我主要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

直率地说，这两个月完全没揽到活干。

六月中旬，好不容易才找到的最后一件事，是一桩普通的离婚诉讼案的调查。但那却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圈套。

由熟悉的律师介绍来的委托人是一位身材肥胖、头大嘴扁的中年妇女。她按照我的要求，付足了工作经费。其中，

包括一周的调查费用。但实际工作三天就干完了。

她的丈夫——某证券公司的董事，粗心得令人吃惊，我盯梢他，轻而易举地抓住了他轻浮的证据。

对方是他的女秘书，一位年轻貌美的女人。他被那个女人所吸引也是很自然不过的事。尽管如此，大概是太轻而易举就了结的缘故吧，我甚至怀疑他是真想和妻子离婚，而故意这样的。

四天后，她又来到事务所，接过装在大信封中的数页调查报告和拍摄的轻浮现场的照片后，不动声色地回去了。

她没让我还上次剩的钱，还讲好不久就会把成功的优厚报酬寄给我。我极力说着奉承话，目送她离去。

我的奉承话虽然可笑，但调查资料是完整无缺的。

不知何故，我对她那可怜的丈夫却抱有一丝同情。十分遗憾的是，倘若我那位肥胖的委托人打算向法院提交那份资料的话，他获胜的可能性恐怕就微乎其微了。

也许委托人在离婚诉讼中会得到满意的结果，同时可以获取一笔巨额财产吧。自然，我也将从中受益。

一想到即将降临到她丈夫身上的灾祸，我的心情就不能完全怡然自得了。但不管怎样，对她应诺的要付给成功的报酬，我仍寄予莫大的期望。

客气地说，这段时间，我的职业正濒于极为严峻的关头。

有时即使再重掷几次，但骰子点仍滚向里侧。恰好，那段时期就是那样。

一切都不随心遂意，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银行存款，眼看就空了。已到了连付给唯一一个秘书的工资都不够的窘境。

所以，她的支票对危在旦夕、苟延残喘的小小的侦探事务所来说，无疑是一支求之不得的兴奋剂。

然而，⁴⁴我的期待彻底落空了。

她用防身的柯尔特自动手枪打死了回家的丈夫。她瞄得很准，二十二口径的子弹轻松地穿透了她丈夫用扩胸器练就的厚实的胸肌，击碎了心脏。接着，她给在纽约大学的儿子打了一个多钟头的电话后，将柯尔特自动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勾动了板机。

委托人如愿以偿了，但却害得我未能得到成功的酬金。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活干了。总之，我的存在被世界遗忘了。

这两个月内我根本没收入。加之，事务所合同的更新，必须把仅有的一点积蓄倾囊支出，到了八月初，存款的余额终于成了一位数。

迫于无奈，我解雇了秘书。这个精明的波多黎各女人拿走了刚买的电视唱片唱机和高级保真装置，以代替未付给她的工资。

我靠着信用卡总算熬了过来。但那也渐渐临近边缘。我即将破产。

更为麻烦的是，拖欠了半年的公寓房租的索取也愈发毫不留情。我已经收到了从房东代理人的律师那寄来的与最后通牒无异的信。但即使倾箱倒篋，也不可能会有付出房租的余钱。

这意味着我在破产的同时，将失去住宿，而落魄到无家可归的地步。

我是个相当豁达的人，自然清楚到了这一步，无论多么

心焦如焚，那种厄运也是在所难免的。

这天我又坐在弹簧嘎吱嘎吱响的办公室椅子上，等待着委托人打电话来，一直等到夜半三更。

电话总共打来三次。

一次是关于无用的百科辞典的推销和新发行的草莓系列商业广告的民意调查事宜。而且，电话是公寓房东雇用的律师打来的。

“到本月底若看不出你带有诚意的反应的话，”他温和地胁迫说：“我将采取适当的法律手段。”

我一声未吭把电话挂上了。心情烦透了。

每当我心绪不佳时，总是那样。我锁上事务所，在巴格曼大街的酒店买些廉价的波旁威士忌酒，赶回公寓后便随便地倒在了沙发上。

一觉醒来，外面已下起了雨。一阵阵的强风刮得玻璃窗颤个不停。

电话又在铃铃作响，裹在满是汗臭的床单里，我踌躇着是接还是不接。

也许是喝酒的缘故吧，脑袋里隐隐跳痛。填塞物不够的大牙也剧烈胀痛。

我硬睁开了给眼屎糊住的眼皮，瞥了一眼桌子上发出刺耳电子音的电话。玫瑰葡萄酒的空瓶子和酒杯滚落在象牙色扁平的电话旁。

桌子对面，电视机音量扭得很小，矩形的画面，闪着朦胧的蓝光。

我大概是开着这唯一财产——半旧的盒式磁带录象机睡管了吧。说起来我还隐约记得拿着来福枪的巴克主教带着三

个男人在朝霞的街道上行走而去的情形。但那之后，就记不得了。我没看到高潮。

我的心情仍旧不畅。

手腕上的卡西欧表已是凌晨四点二十五分了，电话响个不停。看来如不接电话，一定会响到世界覆没的时候为止。我翻身把手伸向了电话机，用手指拉住螺旋绕线，把受话器从电话机座上取了下来。拉过绕线握住了话筒，电话机从桌子上滑跌下来。

“你是玛吉吗？是我呀……，你总算回来了。”

话筒那边传来了一个男人嘶哑的声音。是一种仿佛要把人的神经劈裂般的噪耳的声音。

“我问候了琼斯和米丽阿姆，剩下的就是你和安德丽亚了。安德丽亚的地址我也知道。你等着啊……，我马上去，给你们这些脏母狗得送上一份丰厚的礼品呀！”

“你想给哪儿打电话？”

我用颇不高兴的语气告诉他拨错了电话号码。

男人倒抽了一口气，持续了一会不知所措的沉默，接着挂断了电话。

我匡啷一下摔下话筒，又一次横倒在床上。想再睡会儿，又睡不着，齟齬的痛疼更剧烈了。

我又把那个不知名的笨蛋搜索枯肠地诅咒了一番，溜下了床。

洗了汗涔涔的脸，用柠檬味的牙膏刷了牙，不慎将牙龈擦破，满嘴是血。打开一直嗡嗡响的电冰箱，用漱口水漱了一下发粘的口腔。

又过了十五分钟，想不出该干的事了。

我抓起桌上的玫瑰葡萄酒瓶一看，已滴酒未剩。

无可奈何，我把录相磁带倒回来，坐在沙发上，决定从头再欣赏一遍“暴拳”。

七点以前，电影就结束了。

我又痛骂了一顿把我和那个玛吉搞错了的混蛋。为了吃早餐，我走出了公寓。肚子并非很饿，但除此之外别无其它消遣时间的办法了。

雨下得越发大了，仅跑到隔着一条街的油炸饼铺去，就淋成了落汤鸡。

在出租汽车司机尚未上班之前的这个时间，也许有点太早了，店里只有寥寥两名顾客。

一个值完夜勤的年轻警察，屁股坐在凳子边上，很无聊似地把传统式样的炸面饼泡在咖啡里。

和他隔着一个位子的另一个人，是个面孔陌生的消瘦的中年男人。

他裹着穿旧了的雨衣，倚靠着柜台，仿佛很珍惜似地一点点地从两手抱着的杯子里吸着巧克力饮料。

我走进店里，警察抬起头朝我笑了一下，中年男子看都不看我。

“好早啊！”

警察说着，把放在椅子中间的纸袋挪了挪：

“近来没有什么有趣的事件吗？”

“闲着呢，世界安静得几乎令人窒息。”

我生硬地回答了他的老一套问话后，坐在了那个椅子上。

雨水从湿漉漉的头顶滴在了柜台上。

旁边那中年男人似乎受到了妨碍似地蹙起眉头。

“雨下得真大啊！”

警察把咬掉了一半的炸面饼甩在了盘子上，从制图用纸的袋里抽出一根烟叼在嘴上，炸面饼微微地散发出一股肉桂的芳香。

“雨天，任何人都会感到无聊之至。”

他象哲学家似地嘀咕着，在深藏青色制服的口袋里到处翻摸。

“他妈的，你带火柴了吗？”他喃喃道，眼瞅着我。

“烟已戒了。”我摇摇头。

警察吐吐舌头，用手指夹着烟盒，向在柜台后温咖啡的阿尔问道：“有火柴吗？”

阿尔往我的杯子里斟上满满一杯咖啡，非常冷漠地答道：“没有。”

警察绝望地叹了口气，把目光移向那个中年男人。

男人仍不予理睬地从雨衣口袋里掏出约莫有些年代的液体打火机，从柜台上推了过来。警察拿起已经呈现锈迹的打火机，赶紧点上烟，津津有味地吐出一口烟说：“谢谢！”

接着把身子探向柜台，将打火机还给了男人。

男人面无表情，避开了警察的视线将打火机揣进口袋里，又开始品尝起咖啡来。

警察略微有些儒怯似地皱起了眉头。

“吃点什么？”阿尔问我。

“不，来杯咖啡就行。”我用手指在杯子边比划了一下。

阿尔转身扭开了放在架子上的电视开关。早晨新闻正在

报道昨天的棒球比赛结果……接着新闻开始报道昨晚在艾布安斯·罗德发生的杀人事件。

荧屏上出现了用白布包裹着抬上救护车的被害者的情形。手执麦克风的女播音员，以往日那种抑郁的表情报道道：

“——被害者米丽阿姆·莉斯，二十七岁，白人，是专门寻求刺激，以来自芝加哥商业居住区的旅游者为对象的妓女。”

我并不要听这种报道，但她的声音却自然地灌入耳际。不过，那个名字并没引起我任何兴趣。至少在那个时间。

“她昨晚好象没拉到顾客，提前回到艾布安斯·罗德的公寓。尸体是在凌晨五点四十五分左右，被下班回宅的同宿舍的长斯林·翰丝发现的。据当局公布说，米丽阿姆的全身被犀利的刀子划开，当同宿舍的人发现时，已经死亡，目前，凶手尚未归案。另外，还有一条未被最后确认的情报，据说米丽阿姆的性器官和乳房也从尸体上被剃了下来。警方认为不是对米丽阿姆持有个人怨恨，就是变态者的暴行……”

“简直是疯子的所为。”

阿尔抬头看着电视，神色颇为厌恶地说：

“正因为有所谓基本的人权这一蠢话。这个城市才有野猫那么多的疯子在乱窜。被扼杀的人权怎样才能恢复呢？”

电视播音员用激昂的语气继续讲道：

“——警察正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搜查，但似乎没有什么进展。在艾布安斯·罗德，前天还曾发生一起一个叫琼·斯·奥莎莉班的妓女被人用猎枪从车窗口射入而毙命的事件。现在尚不能断定这两起杀人事件是同一犯人所为……”

米丽阿姆和琼斯。

一瞬间我的脑海里掠过一个什么东西。

无论哪个名字都有点耳熟。那是我刚才无意中听到的名字。

“我已经问候了琼斯和米丽阿姆……”

代替闹钟吵醒了我的那个拨错电话的男人，确实是那么说的。毫无疑问，他说已问候过的琼斯和米丽阿姆就是相继惨遭杀害的妓女们。

因为偶然，一下子使两件事互相重叠在一起是很少有的。

倘是那样的话，他的问候方式是极为古怪的，而且不吉利。

“肯定是同一个疯子干的，怎么还那么糊涂呀！”

阿尔朝着电视机痛骂道。

“是哪儿的混蛋开始搞艾布安斯·罗德的大扫除吧？”

警察表情愕然地说。

“简直是岂有此理的举止。这么一来，那一带的女人不是就不能赚钱了吗……？”

“真成了动荡不安的社会呀！”

电视画面转换到交通事故现场的照片上后，阿尔觉得无聊，关了电视。

我把喝完后的空咖啡杯子放在柜台上，慢慢地站了起来。

也许是太突然了吧，阿尔惊讶地望着我：

“怎么啦？不舒服吗？脸色很难看呀！”

“没什么，我想起忘了一件东西。”

我把两个二十五分的硬币端正地摆在杯子旁边。

“你很慌张呀，也许在艾布安斯·罗德也有你惦念的女人吧？”

警察对我嗤笑地说。

“算你说对了。”

说完，我立即冲入了绵绵不断的雨中。

这不是谎话。

正如警察在背后开的玩笑那样，我挂念着两个束手无策的女子，两个未曾见过面的叫玛吉和安德丽亚的女子。

倘若打电话的男人不是疯子的胡言乱语的话，那她们的性命已置于险境之中了。

既然现在已判明了男人提到的米丽阿姆和琼斯相继被害这一事实，那么，显然他没说假话。也就是说，他会象对米丽阿姆和琼斯那样，打算给玛吉和安德丽亚也送去同样的被阴霾笼罩的“问候”。

当知道玛吉和安德丽亚这两个女子将成为连续杀人狂的下一个目标后，我根本还没考虑好该怎么办。

我应该采取的办法有三种。但无论哪一种，都有十分棘手的问题缠绕在其中。

一是把一切委托给警察。

假如我把拨错电话的内容报告给警察的话，警察一定会找到她们，把她们保护起来。

但我不愿意和警察打交道。

自从干这一行后，我和警察之间有过种种冲突。而且，在前面提到的离婚诉讼案中，使我和当局的关系产生了决定性的裂痕。

我已被登记在市警方的黑名单上。凶杀科正伺机寻找没收我的私人侦探执照的机会。说起来，我仿佛是用脚尖站在悬崖的边缘似的。

很难设想凶杀科会毫不怀疑地相信我的通报。而我自己也还不能完全确信那个电话就是在艾布安斯·罗德连续杀人的凶犯打来的。

恐怕凶杀科会头一个怀疑上我。岂止如此，稍不谨慎，心怀叵测的他们，甚至可能认为我为了制造投查混乱而提供假情报。

假如那样的话，我将被吊销执照，倒栽葱地跌入深渊。

可我仍想保住执照。

第二个办法，是我亲自去找玛吉和安德丽亚，忠告她们，但恐怕也并非就能轻易找到。

从那人的口气中大致可猜测出她们好象是被害者米丽阿姆和琼斯的同行。但不管怎样，艾布安斯·罗德一带聚集着近百名妓女。要在短时间内从中找出两名女人，不是容易的事情。而且，要充分考虑到除了艾布安斯·罗德以外的地区，仍有属于她们的活动范围。那样的话就愈发不可能了。

第三是无视那个电话。

这是个很有诱惑力的方案。如果就此保持缄默，也许不久的将来，就能在报纸和电视上获悉玛吉和安德丽亚的全名。但到那时，我那软弱的神经能承受得了负疚吗？看来我实在不敢去验证。

真是无计可施。

我象动物园的狗熊一样在屋里踱圈子。

最后，我决定选择第二个方案。

那是最妥当的办法。

这样就没必要和警察交往了。我迫使自己认可，倘进展顺利，就能挽救她们的生命。我从三个方案中选择一个风险最小的赌注。

但是，没过多久，便使我认识到了那是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觉。

事情并没按我想象的那样进展。

还不到一天，我就不由得后悔起那一选择了。

2

情报员埃尔姆乌多约定我在马克米库·阿布纽沿街的一个小小白人酒吧见面。

埃尔姆乌多出现时，我已喝完第二杯啤酒。装束讲究的他，双手的手指上戴着镶有宝石的戒指——只有大拇指还空着。他身上总是飘散出一股高级的科隆香水味，嘴里叨着古巴产的走私卷烟，今天也是如此。

他自己还没意识到，科隆香水味和卷烟味的相互混杂，形成了一股近似于臭气的令人作呕的味道。

我一嗅到从身后飘过来的臭味，就知道他来了。

埃尔姆乌多一来到我的旁边，就要了一杯不伦不类的鸡尾酒。

“好久不见啦，你的工作如何？”埃尔姆乌多把手伸到我的面前：

“行情如何？风闻发生那件事后，你已完全振作不起来了。”

“至少吧！”

我把仅有的五张十美元的票子塞在了他手上。

那钱转眼间便消失在他的怀里了。

“知道吗？”

我问道。

“嗯！”

埃尔姆乌多点点头，装模作样地慢慢品味着鸡尾酒。

“这条街上的事，没有我不知道的。”

“快讲呀！”我有点焦躁，口气也变得粗暴了：“我可没工夫陪你自我吹嘘。”

“你真是个毫不留情的家伙啊！”

埃尔姆乌多令人反感地苦笑了一下，慢腾腾地进入了主题。

“被杀害的米丽阿姆和琼斯，的确有叫玛吉和安德丽亚的伙伴。她们四人相互介绍有钱的顾客，彼此交往颇为亲近……”

“果不出我所料……，”我催促埃尔姆乌多道：“玛吉和安德丽亚现在在哪儿？在艾布安斯·罗德吗？”

“哎，别慌嘛！话也得有个前后顺序，我不把装满了的情报整理一下，就说不出来。”

埃尔姆乌多伸出手掌遮住我，戒指相互摩擦，蹭蹭作响。

“先讲安德丽亚吧。安德丽亚不是她的原名，她的真名叫莉丽安·奥克兰多。再说玛吉吧，她用的是真名，叫玛

吉·克列依。她们都是很红的人，尤其是玛吉，是这条街上屈指可数的美人。即使在她们的团伙里，玛吉也是第一美人。”

“我想知道的是那个玛吉·克列依和莉丽安现在的地址，而不是她们的过去。”

“是那样啊！”埃尔姆乌多困惑地皱着眉头，语尾含糊其词。

“怎么样？恐怕不会说不知道吧？”

“如果光从结论说的话，就无法满足你的期望了。但是，按电话里讲好的那样，已收了的钱，是不能还给你的哟。”

埃尔姆乌多口齿伶俐地说着，并按住了上衣的胸部：

“况且，我已尽力而为了。但她们的住址我却无法查明。”

“知道了。现在我并不打算谈论已支付给你的钱之事。但是，我想请你详细解释一下为什么不知道她们的住处。”

“我会全部告诉你的。那是你当然的权利嘛！不过，这可是传说……，她们四年前就散了伙。当时，米丽阿姆和琼斯留在这条街上。玛吉和安德丽亚早已洗手不干这一行了。”

“发生了什么事吧？”

“不知道。女人们沦为妓女的契机有一百个，不干妓女的理由有一百零一个。”

埃尔姆乌多一口气说完以后，又充满了对女人的同情补充道：

“也许是被那些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男人看中了，或是她们欺骗了亚利桑那州附近的农民，和他们结婚了。理由很